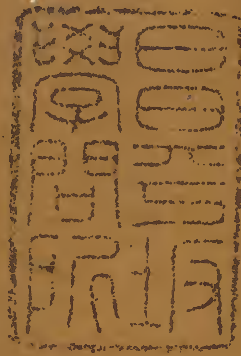


禮記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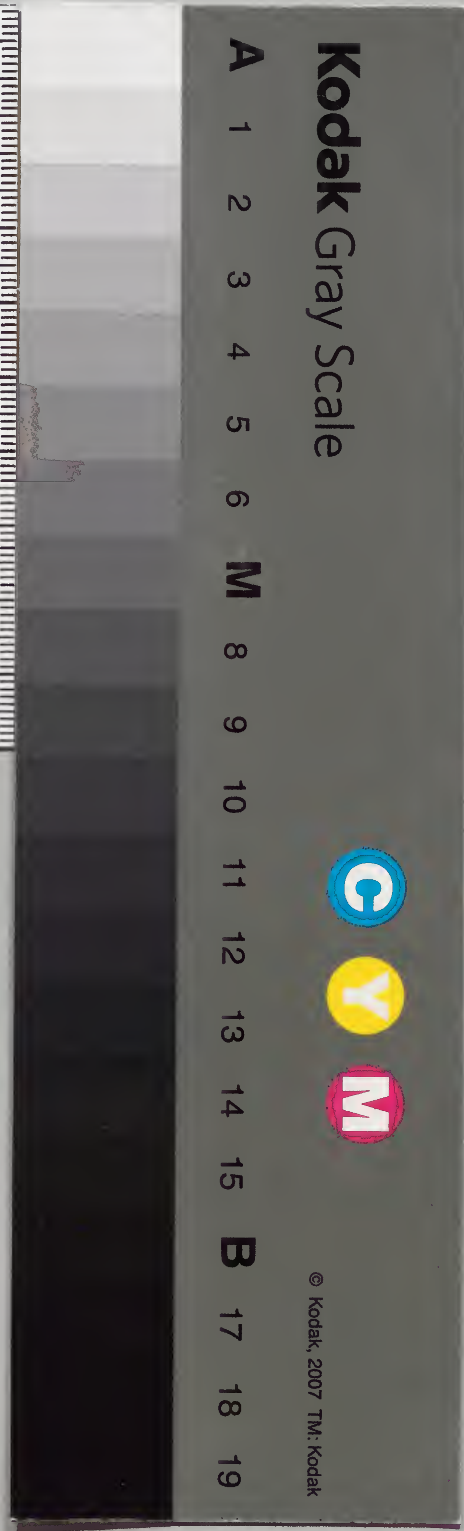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六〇	五三〇	四九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六二	四一六	漢書
函	冊	號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0	
冊數	160 (75)	
函號	276	28





禮記註疏卷第九

淺草文庫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檀弓下第四

正義曰索鄭目錄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為上下二卷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

殯車一乘

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

遣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

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殯小從上

○適丁歷反下及下適室同長

殯竹丈反下及註同下式羊反乘繩證反下及註同皆下戶嫁反殺色戒反遣棄戰反差初佳反又初宜

反遠于君之至一乘。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及萬反也。今此謂諸侯適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臠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慕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惟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竝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

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竝不得也。案下註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禮三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夫再命而下則不合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者以其身為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鄭註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畧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上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士也。諸侯及大夫之子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若不得車馬賜者雖為大夫遣

車不得及子案此經云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則大
 夫之身五乘下云大夫五個遣車五乘二文正同但
 此總為殯而言之故言其子下文為晏子大儉故舉
 國君及大夫之身本無不及子之義橫生異意
 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
 乘當苞一個士無遣車既夕禮苞三個者亦是豐小
 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饗餼牢具故
 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註云上公饗
 餼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庶子至從上。正
 義曰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
 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
 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為此解若文無所
 對嫡與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
 傳云大功之殯中從上者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必
 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
 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
 從上若其瓦棺槨皆周之屬本為死者中殯年寶童
 幼故從於下盧植以為遣車亦中從下非其宜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

君則不服斬

禮

公之至長杖。正義曰此一節論臣

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既被君
 命故稱達官也既達於官而貴有其職此對不達者
 為長杖云長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故云諸達官
 之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謂君至服斬。正
 義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
 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
 章有庶人為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
 在官者案彼註即是不達者也皆謂凡是庶人在官
 者若其近臣闈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
 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眾臣
 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註云近
 臣闈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為大
 夫之君服斬與杖但眾臣
 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

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如是者三君退

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

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

君於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弔臣之禮君於

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

以弔孝子弔禮既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

攀轅極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

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

住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引之

者三步而止故如是者三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

便退夫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在殯宮或當朝

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如是

者三之事故云朝亦知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

朝廟已畢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

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

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如之。宮

殯至在路。正義曰知此是殯宮者以下云朝及哀

次以朝廟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

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

今已出殯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場以路謂載柩

之車義亦通也。退去至九步。正義曰鄭嫌退

謂遠巡且退故云退去也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

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為九步鄭必分明言九步者以

禮記

卷之卅

禮記

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知朝廟也極之朝廟今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觀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賓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云君或於是弔焉者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是弔焉故云或或是不定之辭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氣力始衰
疆居良反本又作疆下

越疆
五十至弔人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同
既衰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恐故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蟫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

士唯公門說齊衰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蟫固能守禮不畏之

矯失俗也道猶禮也

蟫居表反蟫固人姓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鏡反

下同見賢遍
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時無如
 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

歌

明已不與也點字皙曾參父
點多忝反倚于

星歷
禮季武至而歌正義曰此一節論季武子無反
禮蟫固正之事武子魯之執政上卿時人畏
之事之如君入其門皆說衰唯蟫固不說齊衰而入
見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者以此著齊
衰之道將亡絕矣以時人畏爾入門者皆說齊衰故
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絕又語武子若依正

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
 言將亡者其時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
 將亡將亡者未絕之辭武子既得矯固之言心雖恚
 恨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伴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
 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若凡人皆知若失禮微
 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
 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及武子之喪曾點慕
 矯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
 哀戚。○**季武至禮也。**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
 左傳文云國人事之如君者入君門說齊衰今入武
 子之門亦說齊衰是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
 齊衰雖入公門亦不說之具在下曲禮註云矯固能
 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者謂失禮風俗矯而正之據
 鄭此言則矯固人之姓名其字從虫若矯正之字從
 矢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
 ○**時無至善之。**正義曰知非實善云伴善者其
 實善則尋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伴若善矯固也心實
 不善而伴善之是無如之何凡外貌為陽內心為陰

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為陽故史記韓非說難
 云陽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此
 陽或言伴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點字**曾參
 父。正義曰此史記仲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蔽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猶去也擯者以主人有

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擯必刃反本又作

反下亦為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子

於是日哭則不歌。婦人不越疆而

弔人。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

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

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羸者。引音胤註同車

曠後同紼音弗
棺索羸音盈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雖朋

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示

亦為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其臣之喪臨如字徐力

反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父母之

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

大夫至受弔。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哭之禮各依

文解之。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

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

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

不得出也。辭猶至夫出。正義曰此出者正謂

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

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王喪禮云唯君命出鄭

註云大夫以下待來弔繼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

小斂以前不為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

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

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

雜記云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註云尊大

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

以有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

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為大夫

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為之出然士喪禮既小斂以

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

士者以主人將襲經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非故為

退則出送于門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鄭註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宮門也。婦人不越疆

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示助至羸者。正義曰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羸者羸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羸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註云拜君命是也。弔曰寡君承事者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君來之辭也。弔為助事故雖君之尊亦稱承事也。主人曰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文稱寡君應是弔他國之臣上承公弔之下則是已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之事故謙言寡君此謂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君遇柩於路者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

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黃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臣之恩以此使人弔故鄭答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為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故此云兼臣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者不受弔者謂不為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受弔不可以賤者為有爵者喪上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為主

袒免哭踊。親者主之。夫人門右。北面辟正

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

相習知者。使色吏反又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

禮記卷之八

私喪于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國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國

近南者為之變位國近之近國同國則往哭之國喪無外

事國妻之至哭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

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

室之中庭也。子為主者子已子也甥服舅總故命

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祖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

祖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祖

祖必先免故祖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

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為喪也子既

為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嚮哭

也鄭註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為主在阼階下西嚮

父不為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

辟為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

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為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

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

本多將鄭註北面為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

禮亦無北面字唯鄭註云北面耳庚蔚亦謂非經文

也。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

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

述所哭之事明為主在子不關已也。狎則入哭者

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父在

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

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為主使人立於門外也故鄭註

云不以私喪于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

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

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此云子為主祖免

哭踊則夫人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詳之哭

豐已充

卷之九

九

禮記卷之七十一
之右故知近南為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
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
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
哭眾主人眾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
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
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
殯不得嚮他國故
鄭云喪無外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

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與音餘子張至與哉。

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
會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
者雖總亦往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魯哀公之子音道子游擯

由左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

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

擯侑擯必忍反註同相息亮有若至由左。正

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擯相至擯侑。

正義曰廣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謂之擯亦無當

於吉凶鄭以為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之大宗伯註

由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

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

詔辭自右鄭云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
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為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居右
也若於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
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
賓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者引孝經

禮記

卷之九

禮記

說證擯是相侑也孔子身為君作擯侑故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

齊穀王姬之喪

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公之夫人

穀音告又古毒反

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

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

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

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為之于偽反下及註齊穀至之服正義曰此

同王如字徐于況反一節論諸侯為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人解之云王姬周女也命魯為

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

或人解云王姬為莊公外祖母故為之著大功之服

此或人之言乃為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為

外祖母是一非假令為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

是二非也王姬至夫人正義曰案莊公十一年

年王女共姬為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

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

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齊告王姬之喪

故知是襄公夫人春秋至服之正義曰春秋

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為之主者卒之也案莊

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

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為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

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

為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敬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

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為兄弟為諸侯

禮記

卷之九

禮記

鄭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為兄弟為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為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為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

皆同難乃旦反翟音迪本又作狄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

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

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穉也儼魚檢反本亦作儼同喪息

浪反註及下皆同孺如樹反後同穉直史反本又作穉同以告舅犯舅犯重耳

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

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

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

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

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謝之音預父死之謂何或敢

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私心

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解之且日至圖之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

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為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欲使重耳從其言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至君義。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至君義。言父身死亡謂是何為已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為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已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為宜故云

也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稽音啓子顯以

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

配顯當作黷顯依註音黷呼遍反徐苦見穆公曰

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夫音符

國稽顙至遠利也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

國重耳若其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

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為後也所以稽顙者

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

子繫者並國語文云繫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
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
退而私於公子繫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
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
人苟入歸祭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
之所懷案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
形夷吾而起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

朝夕哭不帷燭反歎昌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

國穆伯至不帷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歎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自績文伯諫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記人總論孝子遭喪所為哭踊復魄飯合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喪禮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哀戚之至極也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算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算為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

夕哭時乃寒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鑑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也故下文云愴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

祀庶幾其精氣之反丁報反祠音詞望反諸幽求

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

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

面鄉同許嚮反復盡至義也正義曰始死招魂

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

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

禱請求之復與五祀總是祈禱故云禱祠之心焉以

總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處而來所以

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

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

鬼神之道也復謂至之反正義曰招魂者是六

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冀精氣

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既夕禮文直言乃行禱者

謂非直招魂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

以禱五祀五祀專言之耳士唯二祀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

者觸地無容拜稽至甚也正義曰孝子拜賓之

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為痛之甚此拜稽顙拜

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可下文殷周並陳

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故先言拜也隱痛正義曰釋詁文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

道藜米貝美飯扶晚反飯用至焉爾正義曰

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既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飲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衰米貝美尊之不取用衰故用米美善焉爾飲食人所造作細碎不潔故為衰也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凡舍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士用梁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合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合玉鄭註云合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命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合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珠玉合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筭註云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焉筭竹器名是士用貝二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註公羊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

微天子飯以珠合以玉諸侯飯以珠合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合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

銘明旌也

國神明之精

○銘音名旌音精

以死者為不可別已

故以其旗識之 **國** 不見別形貌不見

○別已彼列反註同本或無已

字非識式至反皇如字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國

謂重與奠

○重與奠也與音如字一本作重與奠與二與並音餘

重主道也

國

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

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 **國** 綴

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

之

○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聯音連縣音玄

周主重徹焉

國 周人作主徹

重埋之

疏

銘明至徹焉。正義曰案士喪禮為銘各

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
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
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
喪事畧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
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愛之斯錄
之矣。愛之斯錄之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
斯此也故於此為重以存錄其神也。敬之斯盡其
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
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為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
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亦得總焉
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為銘之下鄭註引此愛之敬
之二事以解節旌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二解。重
主至徹焉。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本主之道主者
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
○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
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主重徹焉

者謂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
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為
異也。○始死未作至練主用栗。正義曰案士喪
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
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為祔主鄭
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
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
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
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
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
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
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
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註云埋重之後乃
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日
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殷人至埋
之。正義曰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
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為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
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

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
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
早晚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信三十三年左
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
廟鄭則以為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註士虞禮
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註鬯人廟用白謂始
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
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
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
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人云正方穿中央達四
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禮**周人至埋之。○
正義曰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鄭註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
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
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
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
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
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

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
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
虞主於廟門
之道左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哀素言哀痛無飾**

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
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哀則以素敬**

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齊側** **義** 奠以至心也。○正

葬之時祭各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悉
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既因用素表孝子哀
素遂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
之禮既見親終於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
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
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今死亦

齊敬故云亦也。○**國**哀則至以飾。○正義曰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廟在其間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國**算數也。○辟踊婢亦反下音。

勇算桑。○**國**辟踊至文也。○正義曰撫心為辟跳躍為亂反。○**國**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憊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為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常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

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註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

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國**袒括至節也。○正義曰言袒衣括髮

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途。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為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袒哀輕則襲。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

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

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

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後袂

反積也又紆運反怨恚也徐又音鬱去羌呂反下及

註去樂去桃蒯竝同衰七雷反後袂昌氏反下彌世

反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經以麻為環

經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以麻故云

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

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

葛為環經者素謂素帛為弁故鄭註周禮司服云弁

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以弁經連文

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

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註天子諸侯

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

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

同在一月故解為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

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註會云卒哭者誤也

引雜記其衰後袂者證既服弁經其衰亦改案喪服

衰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

三寸袂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竝為

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冲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

弁錫衰則此弁經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有敬心焉

服改喪尚服總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

未踰時追。衰所。大夫至踰時。正義曰案鄭箴

大夫以上殯皆以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

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為

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九十一 祭義第十一

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
至四月即須反故知不然也

周人弁而葬殷人啣而

葬周弁殷啣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啣况
甫反

弁至同也。正義曰士冠禮周弁殷啣夏收王制云
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啣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
啣故知俱
象祭冠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尊者奪人

易也歆歆粥也。○歆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為其于
偽反下註為父母為有凶為人甚同

食音嗣易以豉反。○歆主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
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歆者親

喪三日之後歆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
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

歆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
歆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

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
主婦歆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
之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
親所行禮之處。○處昌慮
反下同

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親所饋食之處。○養
徐羊

尚。○反哭至養也。○正義曰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
反。○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

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
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

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註云反諸其所作也
又云主婦入于室註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

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
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禮記卷之九十一 祭義第十一

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為窆窆下

棺也○封依註音窆彼驗反下同非既封土為墳者以既夕禮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明孔子曰殷

殷亦然且殷既不為墳故知封當為窆

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作殼苦角

反註及慤者至其甚正義曰廟是親之平生

後同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

故悲哀為甚墳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極暫來至此

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

也云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

北也○首手之幽之故也正義曰上之訓往下

又反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

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

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墳也於

主人贈祝先歸既封至虞尸正義曰既封謂葬

也云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

墳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

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

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

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

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舍奠音有司至而虞正義曰此謂既

室之後事也。有司脩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各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註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註**所使至為尸。○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迴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家人為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離力智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卒哭曰成事。既虞之

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

為成。○**註**既虞至為成。○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

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所以稱蓋者。以為解又稱蓋以疑之。以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雜記云。內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註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者。鄭註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註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

元言
庚日三虞也故鄭註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六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投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崔又一解虞後卒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恐此解非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易以豉明日祔

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音附其變而之吉祭也

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未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

祝曰哀薦曰成事○此必其變至歸也○正義曰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篇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末無至成事○正義曰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鄭註云他用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曰成

禮記卷之二十四

事雖所行三事虞卒哭及他之下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為註其依時葬及虞者後去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虞後至卒哭仍以剛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於耐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為接祭至常葬之月終亦稱哀薦云成事焉

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

殷期而神之人情

音基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為有凶邪之氣
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菴菴可埽不祥列徐音
例杜預云黍稷也鄭註周禮云菴埽惡鳥路反註所及下註同凶邪似差反下註同菴音完菴大彫反

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凶邪
君臨至生也正義

喪之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所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
君聞至桃茢。正義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云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云士喪禮亦如此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之禮明天子亦然故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

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註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註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而鄭註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使祝代巫執茢諸侯禮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為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無親弔今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唯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故註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下云荆人使公親禭巫先拂柩時荆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為尸加衣故不云

拂柩及左傳云被殯而禭是既殯也公以楚人無禮於已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喪有死之道焉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

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 **聖人不明說為人甚**

惡之 難乃 **聖** 喪有至言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先

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死散之義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 **朝** 謂遷柩於廟。朝直

及下 **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

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一** 喪之至遂葬。正義曰此

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
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之非故云
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殆於用生
人爲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爲殉所以近
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生人而殉死人故
云近也既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爲非禮故
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
之也死者之物還可用塗車芻靈即明器之物一類
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爲用故云明器
之道也記者既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
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
周家爲俑者不仁不近於用生人乎哉言近於用生
人所以近者謂刻木爲人面目發動與生人無異但
無性靈智識故云近此云用人前言用殉殉是已死
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
謂用生人入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
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塗車直言芻靈者以其
束茅爲人與俑者相對敬不取塗作車也。○○俑偶

至非周。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
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
以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
來始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爲俑人如鄭康成
之意則周初即用偶人故家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
註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註引此謂爲俑者不仁
是象人即俑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
按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註云言埋之則
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
雖或用木無機識發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識
發動踊躍故謂之俑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仕焉而已者穆

公魯哀公之曾孫○爲于僞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下同子思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

禮記卷之二十八

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滕音悉隊本又作墜直媿反

穆公至之有。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為舊君著服之事。仕焉至曾孫。正義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君之母妻傳

云仕焉而已者也註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註云

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註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

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為服唯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註云大夫待放

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婦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云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

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

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為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

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為之服然則去

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為舊君服者雜

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

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

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為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註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

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者以穆公所問為舊君之反服直問喪服正禮故以

第一條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

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也。言放

逐之臣不服舊君也。正義曰言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今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言放者則宜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言逐者則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各強敬子武伯之子名

捷。捷在捷反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

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知吾等

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

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哉我則食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

曰喪事不敢不勉。瘠徐在並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

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

反哭。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

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衛司至不經

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皆以至人異。正義曰此唯云經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此隨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總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前謁裘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

友者凡弔則應弁經環經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直經檀弓為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

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

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

焉知禮言其大儉偏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

則歸不畱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

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

喪數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

視牢具

遣弄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於虔會反大音泰或他佐反偏音逼包伯交反

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

則示之以禮

時齊方奢矯之是也

曾子至以禮

一節論晏子故為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者孔子弟子有若也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寔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晏子寔竟則反賓客去又是儉失禮也。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臚也析為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今晏子畧不從禮數是不知道也。晏子焉知禮者條失事已竟故此并結晏

子焉知禮也。言其至非之。正義曰大儉解三
十一年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偏下解一乘也。下謂其
子反凡在已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
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偏下也。及墓至牢具。○
正義曰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
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為儉約。不應極未入壙則歸。故
云既窆也。云不畱賓客有事也者。案既夕禮。乃窆主
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
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
苞。笱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
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
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畱賓客有事也。云
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者。案士喪禮。無遣車。諸
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
遣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遣
車。知天子遣車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卒。哭天
子。則九月而卒。哭今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也。云
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畧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

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畧
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不與遣車數同。
故云不。是牢具也。故雜記註云。天子大牢。包九。諸
侯亦大牢。包七。大夫亦大牢。包五。士少牢。包三。
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註。前脰折取臂。膈後脰
折取幣。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
三個。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
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
包。諸侯分爲二十一。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
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
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
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

西鄉婦人東鄉。

夾羨道爲位。夫子孔子也。

○相息亮反下

註同鄉許亮反下皆同夾古洽反一音頰羨徐音賤音義隱云羨車道曰噫毋

寤之聲毋禁止之辭于其反毋音無曰我喪也斯

沾音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

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斯音賜沾依註音覘救

廉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專猶同也時子張

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國昭至西鄉正義曰此一節論葬

之在殯男女面位之事。曰噫毋者止子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

噫毋得如此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

當須更為別禮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為賓位焉與男子之

賓同處婦女之主為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

廂東鄉言非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喪夫不夜哭嫌息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

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

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

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行下孟反見賢遍

反下文不敢見同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

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妻

妾○夫音扶下同本
賢愚之事○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正義曰此亦無夫字者
此也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為行必疏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為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歎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

姜曰婦人不節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

者康子從祖母

○從才用反

○

敬姜者康子從祖母○正義曰案世本悼子紀生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

○去羌呂反號戶刀反

子游曰禮有微

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與物者○衰經之制有直情

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

○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徑

反禮道則不然○

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

也。陶徒刀反陶斯咏咏音詠詠也。亦作嘔烏侯反。咏斯猶

詠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

相近。猶依註作搖音遙近附近之近猶斯舞手舞之舞斯愠愠

愠猶怒也。愠斯戚戚憤恚戚憤恚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

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註皆行文憤扶粉反恚一戚斯歎歎吟息歎吟息本或

作吟魚今反歎斯辟辟拊心反辟斯踊踊踊今反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

躍躍羊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

所復能惡鳥路反倍音佩下同復扶又反是故制絞衾設奠娶為使

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奠娶棺之牆飾。周禮奠作

柎。絞衾尸交反下音欽奠音柎葬所甲反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

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

祭。食音嗣註同謂虞祭也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

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捨註同故子

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病也斯反訾似

有子至訾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其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

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

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

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

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為哭

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胤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與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經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為衰經使其觀服思一則為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說與物以對微情之故有直情而徑行者戊狄之道也謂直肆已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國禮道則不如是夷狄也○人喜則斯陶者為明踊次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絲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陶斯咏者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咏斯舞者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斯至自搖動身體也猶斯舞

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舞斯愠者愠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哀樂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故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愠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何胤云樂終則愠起非始之愠相連繫也○愠斯戚者戚憤恚也怒來觸心故憤恚起也此句對喜斯陶也○戚斯歎者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泄故至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此句對猶斯舞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傾而愠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歎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愠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又愠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取

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斯愠益於一句凡有士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愠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人死斯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飾喪以奠祭之事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恐惡之故制絞紵設奠以飾之故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遺奠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市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為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哭踊有節不譏絞紵奠祭之事子游祇應答以辟踊即止今更陳絞紵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

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

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

以魯哀元年秋音役疫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

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

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

其師有善名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註及下文註

反使色吏反夫差音扶下初佳大宰嚭曰古之侵伐

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鬚

髮斑白○斑伯山反本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

殺厲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

殺厲重人○與音餘下及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

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做邑之罪又矜而赦

之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

王○吳侵至名乎正義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

正義曰知者案左傳吳伐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有田從

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奔吳未可從

陳懷公遂不從吳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脩先

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吳

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

傳云吳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為哀元年夫差

至之何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各儀

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也博聞強

識多有所言蓋何不也嘗試也何不試就問焉我脩

先君之怨而與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

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

大宰至之子正義曰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

大小行人故知大官及行人皆官名大宰嚭與吳

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世

本及吳世家文也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此謂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若兩軍相

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者獲則取之大宰嚭特舉

古之善以駁吳師之惡○正言殺厲重人正義

曰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囚人而已

故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民歐牛馬曰侵斬樹木壞

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師與有無名乎者既

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

也與是語辭○又微勸之終其意正義曰上以

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今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及殺厲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

顏丁善居喪 **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反

而息 **從隨也慨憊貌** **憊皮拜反** **顏丁至而息**

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彿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克克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彿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上檀弓云既殯罷罷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

也。既葬慨焉如不及者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為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內心但稍輕耳故鄭註上檀弓云皆哀悼在之心之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 **時人君**

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謹喜說也言

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 **仲尼曰胡為**

○謹音歡說音悅下同

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言乃

鄭隨而解之

知悼子卒未葬 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

下平公飲酒 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

李調侍 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

雙雙叔 鼓鐘 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

樂闕獻君亦如之 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

安在 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

寢 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

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皆罰 曠飲於煬反下飲欺飲

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

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

卯不樂如字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

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殷知悼子在堂

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

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比必利反下

同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

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

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食酒食褻嬖也近

臣亦當規君疾憂為于偽反嬖必計反爾飲何也曰賁也宰

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

放溢七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

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解舉爵於

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解之鼓反字林音

支又云酒器近附近之近下聲相近同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

斯爵也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

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賓與君

至杜舉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有六臣之喪不得有

作樂飲酒之事各依文解之悼子至年卒正

義曰竝左傳文下註云平公晉侯彪亦春秋文燕禮記曰請旅侍臣正義曰案燕禮記云凡公所

酬既拜請旅侍臣謂公既酬臣臣受酬者既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

臣也鼓鐘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燕禮至如

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經唯云鼓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閒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為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杜黃或作屠蒯。正義曰春秋作屠蒯故云或作屠蒯杜黃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也。燕於寢。正義曰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曰黃至爾言曩曩也平公呼黃而進之呼其名曰曩曩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正義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葺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註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今所不用也。斯其為

子卯也大矣者言悼子喪在堂此比其為子卯之忌大矣言悼子之喪大於子卯。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調是君之嬖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非刀七是共又敢與知防者黃言調是君之嬖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已身是宰夫亦當規正於君若非因刀七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黃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七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舉爵至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即云杜黃洗而揚觶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媵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為媵此云揚觶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媵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為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為得也。公謂至杜舉。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無廢奔此爵恒當雷之為後鑒戒當時在未獻之前故又語侍

者云至於今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罇是謂之杜舉
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畢獻獻賓與君○正義
曰知獻君與賓者與杜蕢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
主既入得杜蕢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
止皇氏以爲至於今謂記錄之人至於今爲記之時
謂之杜舉春秋云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
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樂人舍業爲疾故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
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
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
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
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
或二文互
相足也

禮記註疏卷第九終

禮記註疏卷第十

漢鄭氏註

唐孔穎達疏

檀弓下

公叔文子卒

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

○拔蒲八反

其子戊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

名者諡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

而葬○行下孟反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

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音祝昔者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

年盜殺衛侯之兄繫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乃且難

反註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

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

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公叔

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請君誅臣之諡法各依文解

之○文子至作發○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

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

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

之日若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諱行爲之作

諡易代其名者○難謂至死鳥○正義曰案昭二

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繫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公孟

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

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云齊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載實以出又云公如

死鳥註云死鳥衛地○故謂至文子者案諡法愛民

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文曰文既有道德

則能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

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

在前上先言惠者

據事先後言之

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碣之族○駘大來反無適

子有庶人六人卜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適丁

同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繫則得吉兆○齊側五

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

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

人以龜為有知也石駘至知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各依文解

之。卜所至則兆。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為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變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木意立後生何休作膏盲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請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

左氏之義。孰有至者乎。居親之喪必衰經。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

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

以殉葬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亢音剛又苦浪反

養羊尚反下皆同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

子者之為之也度諫之不能正以斯言拒之已猶

止也度大於是弗果用果決陳子至果用。正義曰此一節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

論殉葬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亢至弟子。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子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已故知是子車弟也。子亢至之也子亢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為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

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昌劣

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註之稱同子路至謂禮。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至謂禮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為養。斂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者無槨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為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欲

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

六年復歸於衛。從才用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

豈已充 卷之十四 及古則

元言... 卷之十... 漢古...

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言從守若一勒

紉也○羈音基勒丁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

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衛獻至果班○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歸

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欲賞至於衛○正義曰

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

皆從則孰守社稷為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躍居者

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

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肝不

召公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

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

甯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于衛

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于衛

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

急也○革本又作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

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

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脫君祭服以禭臣

親賢也所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禭以斂○禭

音遂脫本亦作說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

棺曰世世萬子孫母變也○所以厚賢也襄縣潘邑

名○縣音玄註衛有至變也○正義曰此一節論

寢疾其家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

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

禮記

卷之十五

及古

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趨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禮**君至以斂○正義曰案士喪禮君使人趨不云祭服趨臣今君以祭服趨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趨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趨也祭服既尊得以趨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趨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趨衣也案士喪禮云君趨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趨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趨繼陳不用註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趨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趨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趨故士喪禮大斂君趨祭服散衣庶趨凡三十稱又云君趨不

倒是大斂得用趨也云凡趨以斂者謂庶趨以小斂君趨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趨衣不用襲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

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禮**婢子妾也乾音干屬之玉反

夾古洽反**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

弗果殺**禮**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陳乾至果殺○正義曰此一節

論人病時失禮也○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者尊已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死後事也○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為已棺又使二妾夾已於棺中也○陳乾昔死者陳乾昔既屬兄弟之後而死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嬰疾病或陳乾昔總是人名但先儒無說未知孰是案春秋魏顛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

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音班註及下同封彼驗反技其綺反下同將從之○時人服

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

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斷大木為之形

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

以綽繞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被皮反僭子念

反後皆同斷丁角反綽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

諸侯下天子也斷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

四綽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

戶嫁反植時力反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

字言誰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

與已字本同○爾呂古以字強其文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同其母以嘗巧

者乎則病者乎○母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母

無噫○音噫於弗果從○季康至果從○

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中其若

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關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

不可為機窆之事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

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

以人母試已巧事誰有強偏於女而為此乎豈不得
 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女
 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告般為
 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眾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
 ○**註**公輸若匠師○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註**言視至盧也○正義
 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
 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是
 僭天子也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者儀禮廟庭有
 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
 碑故知斷大木為碑也云於棹前後四角樹之者謂
 棹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
 棹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為鹿盧者謂穿鑿去碑中之
 水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六云
 下棺以綵繞者綵即紼也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
 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
 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綵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
 六引故知天子六綵也喪大記云君四綵二碑諸侯

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
 綵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
 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棹南北豎長前後
 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
 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
 中之內先累棹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棺
 至壙說而載以龍輶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
 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棹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綵
 也○**註**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正義曰
 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
 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夫喪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
 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
 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
 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
 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云應柱但環為二
 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
 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註**以
 已至本同○正義曰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已之

禮記疏 卷之十一 禮記
字所以用之以得為休已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
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
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已義異也云借於禮有似
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借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
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母無至止之**○正義曰依
說文止母是禁辭故說文母字從女有人從中欲干
犯故禁約之故鄭註論語云母止其辭讓也故曲禮
上篇多言母母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
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母作無也○**不**
寤之聲○正義曰公肩假唱意是歎公輸般不曉寤
於禮故傷之而為此聲也

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
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
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

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遇**○禺音
務註同辟音避罷音皮倦其卷反頸吉領反掖音亦
日使之雖病也**謂時繇**
役○繇本亦任之雖重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
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
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弗能弗亦
反下註國為下為認同復扶又我則既言矣**欲敵**
反下復射謂不復同難乃且反

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齊**
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
鄰或為談春秋傳曰童汪錡○重依註音童下同汪
烏黃反錡魚綺反冠古

亂魯人欲勿殤重汪疇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

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孟行下

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

不亦可乎善之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

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
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
負杖於頸走入城徂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
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
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
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
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
手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
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疇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
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重汪疇意以為疑問

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疇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

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

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

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

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

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

童汪疇之事故為一也

正義曰

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疇死昭公傳云昭

公子公為逐季氏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即公為也

故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重皆當為童○正義曰此云重汪疇下云重汪

疇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

從春秋為童也○見其至斂葬○正義曰案喪服

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長殤註云謂為士者若不仕

人且指眾辭汪躋非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為斂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

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

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

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居者主於敬子路至則下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

無君事主於孝正義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曰墓謂他家墳壘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

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棄疾

楚公子棄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

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

作陵楚人聲馬製音篤本亦作督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

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謂陽仁不忍殺人

以王事勸之射食亦反下同射之斃一人韞弓不忍復

射斃什焉韞韜也斃本亦作弊婢世反下同韞敕亮反什蒲北反又音赴韜吐乃反

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

忍視之

○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後人妄加耳

止其御曰朝不坐燕

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朝燕於寢大夫坐於

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

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

○朝直遙反與音預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

九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善之

○工允至禮焉○正義

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工尹

至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

知工尹楚官名也云棄疾楚公子棄疾也者左傳文

是楚共王之子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

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向云棄疾君陳蔡苛慝不作

盜賊伏隱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為陳棄疾也云十

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

靈王名虔棄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

囂尹午四陵尹喜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

案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棄疾不與

圍徐鄭必知有吳師及棄疾追之者以棄疾昭八年

縣陳十三年自立為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

棄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

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棄疾餘本有作陵棄疾者

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

子手弓而可手弓者棄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子

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

稱此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

商陽與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

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其弓則

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別言手弓者令其斃弓而射之

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朝燕至

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立朝

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

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履升堂謂之既明脫履升堂則

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

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菽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鞏之戰於時卻克為中軍將時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卻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為將亦居鼓下故成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

中故熊氏以為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為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為鼓下案周禮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轅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勅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者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故以為有禮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國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

師是也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桓依註音宣諸侯請合國

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合胡闇反啖徒誓反食音嗣徐音自使之襲

國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國在魯襄

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

必請襲國欲使襄公衣之○衣於魯人曰非禮也荆

人強之國欲尊康王○強其文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國巫祝桃荊君臨臣喪之禮○拂芳勿反柩國諸侯

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國在魯至

言之○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荆者楚屬荆故荆言之

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者何州

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

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號魯莊

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

改號曰楚其巫祝桃

荊之事已具于上

滕成公之喪國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國子叔

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

○肸許子服惠伯為介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

乙反○介音界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國郊滕之

介副也○介音界註及後同

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

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難乃惠伯曰政也

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國政君命所為敬叔於

昭穆以懿伯為叔父○昭尚遂入國惠伯強之乃入

國滕成至遂入○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

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子叔至弓也○正義曰案

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

為叔肸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

通稱故以子冠叔也。○國惠伯至副也。○正義曰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及郊至公事。○敬叔為使惠伯為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至今滕郊為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國郊滕至不入。○正義曰經直云郊知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者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但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

不入故引以明之。○國政君至叔父。○正義曰案論語註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註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敬叔呼懿伯為五從祖此註乃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故知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國哀

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蕢苦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註同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國行弔禮於

野非齊莊公襲蕢于奪杞梁死焉國魯襄二十三年

齊侯襲蕢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

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殖也

于奪徒外反汪并兌同祀音

豈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反

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

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

妻妾執

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

拘也

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遙反止時掌反拘音俱

君之臣免於罪則有

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無所辱命辭不受也

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廬力居反 哀公至辱命

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肆陳至拘也。正義曰此一節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

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子贛之喪

魯哀公之少子

贛吐 哀公欲設撥

撥可撥引輜車所謂紼

撥半末反輜救倫反

問於有若

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

猶尚也以臣況子也

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輜而棗

輜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棗覆棺上塗之所

謂敢塗龍輜以棗棗音郭幬大報反攢塗才九反下音徒諸侯輜而設

幬輜不畫龍為榆沈故設撥以水澆榆白皮之

豐已流

卷之十一十七

及古

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輜車滑○沈本又作審同昌審反澆古堯反汁之十反

八反于三臣者廢輜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

學焉○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輜三臣於禮

去輜今有紼是用輜僭禮也殯禮大夫菴置西序士

掘肆見衽○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註同去羌呂反下同掘求勿反又求月

反又戶忽反肆本又作肆以二○義曰此論諫哀公

不得學僭禮之事○顏柳至學焉顏柳以有若對

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

龍輜謂畫輜車輅為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湊

其木櫛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輜載柩不畫

為龍亦累木為椁設木於上以櫛之不為題湊直橫

木覆之亦泥一其上以其有輜須設榆沈備擬牽引

為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輜

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輜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

君何得學焉○畫輅至以椁○正義曰經直云龍

輜知畫輅為龍者以輜之形狀庫下而寬廣無似龍

形唯輅與龍為形相類故知畫輅也云所謂菴塗龍

輜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輜

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菴木為題湊為四阿椁

制而塗之○輜不畫龍○正義曰以上云龍輜此

直云輜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註喪大記

云諸侯不題湊○三臣至見衽○正義曰喪大記

大夫二綽二碑是大夫有綽綽即紼也又註既夕禮

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輜是大夫有輜也此云

三臣於禮去輜用輜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

悼公之母死。母哀公之妾哀公為之齊襄有若曰為

妾齊襄禮與。

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為之總耳。為于偽。

反下為妾註為之下。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變妾文過非也。必計

反。悼公至妻我。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為妾著

服非禮之事。妾之貴者為之總耳。正義

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總以哀

公為妾著齊襄服故舉大夫貴妾總以對之耳。公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

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雖是其妾魯人以我無夫人

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躐力申祥以告曰請

庚之。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庚古衡反。子臯曰孟

氏不以是罪予。時僭侈。僭子念反侈昌。朋友不

以是棄予。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

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長竹。季子臯葬

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為成宰者下

文云子臯為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臯

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

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臯字不同者古字通用。子

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白為奢暴之故也朋友不以其是犯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已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見在臣

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餽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吏

反見賢通反違而君薨弗為服也以其恩輕也違去也

禮仕而至服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而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已君謂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

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君薨弗為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法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辟其名音避生事畢

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

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

禮故為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

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大各

反舍音捨自寢門至于庫門

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

禮

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由生
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
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未
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
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
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喪訖既設虞祭
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
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
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
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
事素几鄭註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
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
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而

為神諱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
也。禮謂不至辭也。正義曰舍釋有尸有几筵及
諱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
嘗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茲云下室之
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
於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
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
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
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故謂至同名。正
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故謂至同名。正
義曰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
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
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
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
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為說也故鄭志張
逸問禮註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
註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識皆為之
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之帝乙謂是

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有
 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註皆以
 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啻於六世也然史
 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惟紂父稱
 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
 既並為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
 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註
 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
 六世以為證也為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為名則
 生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
 子也故殷太甲帝乙武丁。自寢門至于庫門。前
 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
 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
 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
 則至臯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
 天子臯門也若凡諸侯則臯應路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

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二名至稱在。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稱舉至其側。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愛謂為敵所敗也素

服者縞冠也敗必邁反赴車不載橐鞬兵不戢示當

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橐甲衣鞬弓衣

。橐音羔鞬本亦作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車鞬救亮反戢側立反。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車不載橐鞬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橐戢之弓則不以鞬戢之故註云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至弓衣。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橐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橐鞬皆以橐為韜弓此註為

甲衣者以下韞文韞既
是弓衣故以橐為甲衣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

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

新宮火在魯成三年有焚至日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虧傷之事

火日火天火日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

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

死焉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夫子曰何為

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吉反又如字。孔子至虎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也

婦人哭畢乃答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摯

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摯音志下戶嫁反而曰不

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重強變賢。夫音符強其丈反使人

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
 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
 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
 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
 者墟毀滅無後之地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註同處昌慮反下同殷人作
 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
 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
 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

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

乎涖臨

涖音利又音類解佳買反舊胡買反

義曰此一節論君

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
 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
 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
 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對
 曰至民敬。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
 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云古昔丘
 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
 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
 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
 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
 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
 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
 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
 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

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虛毀滅無後之地。**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為無後也。○**會謂至疑之。**正義曰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盟而始離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皆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詭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

喪不慮居 **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 **謂憔悴將**

滅性 憔悴在遙反 **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

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

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贏

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 為于偽反下同長竹丈反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 **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 **以生怨死** 深式

其斂以時服 **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

輪揜坎其高可憊也

示節也

輪從也隱據也封可

手據謂高四尺所

反。隱於乃反。註同。從子容反。

延陵至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子得禮

之事各依文解之。○禮季子至是也。正義曰知季

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

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

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

子間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

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

居延陵者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

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

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弟

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

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及

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

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

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

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

○禮以生怨死。正義曰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

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怨於死

者。○禮示節至尺所。正義曰以上斂以行時之服

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

是有其節制故云示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

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

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

尺所所是不定之辭。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禮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須性也。反。註同。而

遂行。○禮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

乎既封至矣乎。正義曰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祖其衣案鄭註觀禮云凡以禮事者左祖若請罪待刑則右祖故觀禮云乃右肉祖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祖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祖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祖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市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故云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懲傷離訣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力俱

反下 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含和聞反曰

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

非也舍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

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僭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

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

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

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易則易並以豉反下及註同拒本又作

距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

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

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

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

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
 鈍者欲自明不妄。頓徒困反。本亦作鈍。邾婁至其祖。正義曰此一節論徐
 之僭禮之事。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
 弔且含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
 侯玉於邾君此居養致之音也。其使容居以合禮邾人有
 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合禮邾人有
 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弊邑者若是臣來
 其禮簡易者則行君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
 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
 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
 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
 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
 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
 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
 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

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
 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
 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敢遺其祖也上云不
 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
 以遠猶尚不遺忘君見有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
 言先祖即是不忘君。君行至天子。正義曰知
 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
 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
 是也云言侯玉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已之諸
 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二十年吳
 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
 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易謂至拒之。
 正義曰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於于
 故知于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
 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
 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
 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
 有司拒之。言我至不妄。正義曰言我之先祖

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於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合禮未斂之前以至實口士則主人親舍大夫以上即使人舍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舍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舍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舍

子思之母死於衛註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

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

註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註祝佐舍斂先服六。祝之五日官

長服註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註庶人三月

天下服註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

椁者斬之註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

也以為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音不至者廢其祀

芻其人徐亡粉反註天子至其人。正義曰此一

備椁材之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舍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

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德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喪大記及四制則如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十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

輯履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

憊不能履也貿貿目不明之貌憊居宜反字林九

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斂力檢反下同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

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

之非敬辭奉芳勇反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

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

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與音餘註狷音絹

正義曰此一節論饑者狂狷之事。黔敖見有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

故曰嗟乎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狂狷故為此辭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已意不從無禮之為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定公獲且也魯文十四

年即位有殺本又作弑同式志反下臣有司以告

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教之罪

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

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

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斷丁亂反殺其人壞其室

滂其宮而豬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

南方謂都為豬殺如字壞音怪滂音烏豬音誅復扶又反蓋君踰月而

后舉爵自貶損論誅弑父之事正義曰此一節

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弑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斷此試父之獄矣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弑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宮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
言諸至無赦
正義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宮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弑君弑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不能亦不責也

刑言
故春秋崔杼弑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
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爲
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弑君是也鄭此云子
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
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
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
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
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
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
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
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
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
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
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
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
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猪都至爲猪○正義
曰案孔註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猪
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猪都也鄭恐猪

不得爲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爲
猪則彭蠡既猪猪是水聚之名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

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

焉美哉奐焉**○**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

多**○**奐音喚本亦作煥煥奐
爛言衆多也囷起倫反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

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

爲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

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

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

之誤當為原

○要一遙反註及下註要君同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

君子謂之

善頌善禱

臣

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

求也

○禱丁老反祈也

臣

晉獻至善禱○正義曰此一節論

之○晉獻文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伴而美之也輪謂輪困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斲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

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

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

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

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

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

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

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臣**晉卿至為原

○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各族葬註云族葬各從

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

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

高為京廣平日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

仲尼之畜狗死畜狗馴守守畜許六反又許又反馴守上音巡下如字又手又

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

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

毋使其首陷焉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作贛音同

為埋于偽反下亡皆反下並同狗古口反封彼劔反出註路馬死埋之以帷路

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君在

弗內也闈人守門者闈音昏弗內曾子與子貢

入於其廋而脩容焉更莊飾又廋又子貢先入闈

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反鄉許亮

反曾子後入闈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敬也辟

音避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

之又反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禮

季孫至遠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夫至遠矣。二子既入涉至內雷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也其施行可以遠矣所以可以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闈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闈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畏敬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

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此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弑慶父作

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邊之微弱之至○般音斑弑音試過於葛反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麻猶經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與音預**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

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臯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太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

使圉人犇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經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經○**時子至而反**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圉人犇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弑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姊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麻猶至卒哭**正義曰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

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案喪服註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感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總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

○壤如丈反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

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音才歌曰狸首之斑然

執女手之卷然狸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

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音羊從者曰子

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聞

之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母失其為故也孔子至故

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也○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為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曰狸首之斑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狸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註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吳季札談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

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註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質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

之孫名肸譽音預向許亮反肸許乙反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父襄

公之太傅父音甫註同傳音賦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狐

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特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註同植直吏

反又時力反註同知音智射音亦又音夜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

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

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嬰君以利是也難乃且反嬰

一造反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

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

知人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

以為侯中退或為妥

○追然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妥他果反

其言訥訥

然如不出其口

訥

訥訥舒小貌

徐奴劣反

所舉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管

管庫之士府史以下

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

所藏

○長竹丈反鍵其展反徐其偃反鑰也

生不交利

廉

也死不屬

其子焉

潔

○屬音燭

趙文至子焉

節

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

文解之○叔譽至名肸○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如九原故知叔

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者案左氏羊

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子

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起吾與眾大夫之內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至

稱也者并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

植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不

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

并猶至為特○正義曰并者謂并他事以為己有

是專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謂剛而專己者剛經

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

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

為將狐射姑卻為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

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姑

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見利至稱也者文子云

身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已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

○謂久至利是也○正義曰案左傳僖五年辟驪

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

及古聞

及古聞

及古聞

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日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日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利其至其友者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之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其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

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啞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鄉射至侯中。正義日引之者證中為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日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大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為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舉之至鍵也。正義日知為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總號案月令註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為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為霸主總領諸侯武為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皆亦何怪也

叔仲皮學子柳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

仲皮之子

○學戶教反註同

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

繆經

衣當為齋壞字也繆當為不繆垂之繆士妻

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

○衣衰依註衣作齋音咨

繆依註讀曰繆音居蚪反為舅于偽反下為舅叔仲

衍以告

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為皮

○衍以善反註同

請總衰而環經

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

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冬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

舅服之

○總衰上音歲下七雷反縷力主反好呼報反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

亦如斯末吾禁也

衍答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

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

○喪如字未莫

反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

子之衰弔服之經服其舅非

○叔仲至環經○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

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為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經也謂絞麻為經○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為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答子柳云昔者

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總衰環經。末
 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總衰環經無人於吾而相禁
 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總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
 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叔仲至之族。○
 正義曰知者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
 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
 衣當至勝學。○正義曰喪服婦為舅始齊衰無衣
 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
 讀為不繆垂之繆者讀從喪服傳不繆垂之繆繆謂
 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繆耳云
 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為氏則非庶
 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
 以為士妻其實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衍蓋皮
 之弟。○正義曰知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為
 各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
 柳叔也。○總衰至服之。○正義曰知總衰小功之縷
 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弔服之經者約周
 禮司服首服弁經鄭註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如環

經又鄭註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纏而不
 繆是環經不繆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
 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總衰為非今子柳
 既受學於父不肯弔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
 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婦以至舅非。○正
 義曰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據喪服謂總衰也
 云弔服之經者謂環經既
 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

而子臯為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

蟹有匡蟬有綏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蛸

也綏為蛸喙長在腹下。○成本或作鄭音丞蠶七南
 反蟹戶買反綏耳佳反蚩昌

之反蜂子逢反螭音條成人至之衰。正義曰此
 象呼惠反又竹角反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
 孟氏所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
 死而弟不為兄制服者也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
 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臯其性至孝來為成
 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罪及已故懼之遂制衰
 服也。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
 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蠶則績
 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
 則冠而蟬有綏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蛻
 也綏謂蟬象長在口下似冠之綏也。兄則死而子
 臯為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
 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綏而蟬
 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為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
 衰後畏於子臯方為制服服是子臯為之非
 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綏各不關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勉强過禮

子春曾子弟子兩反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

用吾情
惡乎猶於何也 **惡乎猶於何也**
易註同 **樂正至吾情**
正義曰此一節

論孝子遭喪衰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
 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
 日過二日。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
 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
 強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
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

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
奚若

何如也尫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
及下同暴步上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
反下同尫烏光反鄉許亮

子虐母乃不可與

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

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錮音固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

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

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

女曰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早暝則舞雩

旦反雩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

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徙市者庶人之喪禮

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

善歲旱至可乎

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

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

縣子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

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

其椁中

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

音扶

孔子至善

夫正義

正義

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

春秋至曰覲

正義曰

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

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

男曰覲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

巫在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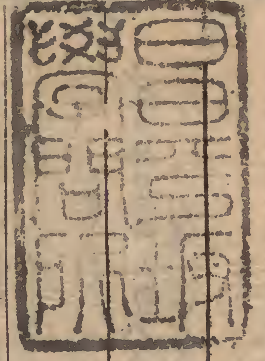
攜貳之巫也

禮記

卷之十一

十一

禮記疏 卷第十
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疏卷第十 終

享和焚天

